



永泰黃士恆著

前漢演義
上編

第五冊

前漢演義

第五十二回 鼂錯朝衣斬東市 亞夫堅壁老吳師

話說景帝自聽袁盎之言。想了十餘日。方始決計。但欲殺鼂錯。先須定個罪名。論起鼂錯。本來無罪。此次不過要借他向七國解說。免動刀兵。但若照七國所宣布罪狀。將他殺死。又恐事後七國傲然不肯罷兵。豈不惹人恥笑。况削奪各國土地。雖由鼂錯發議。原是自己決斷施行。不能全怪鼂錯。景帝卻記起鼂錯前曾獻議。征便就此事。栽他一個罪名。又不便說是自己意思。暗地遣人通知丞相中尉等。使其出頭劾奏。於是丞相青青陶中尉嘉其不姓知廷尉嚴張聯名劾奏鼂錯道。吳王反逆無道。天下所當共誅。今御史大夫鼂錯。議以爲兵數衆多。羣臣不可信。陛下宜自臨前敵。使錯居守。又餘儻之旁。吳所未得之地。可以與吳。錯不稱陛下德信。意欲

離間羣臣百姓。又欲以城邑與吳。無臣子禮。大逆無道。錯當腰斬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。臣請論如法。景帝得奏。立即批准。景帝既已祕密定了鼂錯罪名。待要明白宣布。將他正法。又自念實對鼂錯不住。若使鼂錯聞知。定然心中不服。也要將景帝隱情宣露於外。惟有使他死得不明不白。方免許多周折。遂喚中尉近前。密囑如此如此。不可有誤。中尉奉命。乘車持節。直到御史府中。傳景帝命令。說是有緊要事件。令鼂錯即與中尉同車入朝。此時鼂錯正因辦理軍務。日夜忙碌。何曾知有此事。今聞中尉來召。遂連忙穿了朝服。出外登車。中尉見鼂錯上車。卻暗地囑付御者。揚鞭逕向東市而去。鼂錯見不是入朝之路。心中生疑。正待動問。早已行到東市。車忽停住。中尉喝令左右。將鼂錯擎下。不由分說。便就東市行刑。鼂錯死時。身上尙穿朝服。中尉既殺鼂錯。回見景帝。

覆命。景帝方將鼂錯罪狀宣布於外。又命將鼂錯家族。一律收捕斬首。

先是鼂錯更定法令。議削各國之地。消息傳到各國。一時議論譁然。盡皆怨恨鼂錯。鼂錯之父。本在原籍潁川居住。聞信大驚。急忙趕到長安。一見鼂錯。便說道。主上新卽位。汝爲政用事。專喜侵削諸侯。疏人骨肉。以致衆口囂囂。歸怨於汝。汝又何苦如此。鼂錯見說答道。此乃當然之事。不如此則天子不尊。宗廟不安。其父長歎道。劉氏固安。鼂氏危矣。吾今別汝去矣。遂回到潁川。自服毒藥而死。臨死時對人說道。吾不忍見禍及身後。不如早尋一死。反覺乾淨。鼂錯之父死了十餘日。七國便反。如今鼂錯竟遭族誅。果應了其父之言。論起鼂錯爲人也算是盡忠王室。不避勞怨。只因一念苛刻。遂至無辜枉死。禍及家族。清謝朓有詩詠鼂錯道。

刻深學本出申商家。令才多號智囊。兵事上言操國要。農田立法實邊疆。諸侯削地謀誠善。東市行刑義可傷。劉氏雖安鼂氏滅。城陽中尉識忠良。

景帝既殺鼂錯。遂一依袁盎之計而行。拜袁盎爲太常。又以吳王劉濞弟劉廣之子德侯劉通爲宗正。一同奉使。前往吳國。告知已殺鼂錯。盡復各國被削之地。諭令卽日罷兵。說起太常職掌宗廟宗正管理屬籍。景帝特授二人以此官職。命爲使者。其意以爲此行乃奉宗廟之意思。聯親族之情誼。一心希望吳王劉濞能俯首聽命。罷兵息事。袁盎明知劉濞不肯順從。此去甚是危險。但景帝既聽其言。殺死鼂錯。替他報仇。暗自快意。况又是自己所獻之策。勢難推辭。遂與劉通起程同往。

當日周亞夫奉命東征。檄調各地兵隊。勉期聚集。榮陽聽候調遣。

自己率同諸將。乘坐驛車六輛出發。行至灞上。忽有一人攔住車前說道。將軍此去東征吳楚。戰勝則宗廟安。不勝則天下危。事關重要。未知能否聽臣一言。亞夫見說。連忙下車。與其人爲禮。動問姓名。其人說是姓趙名涉。亞夫因問其說。趙涉道。吳王富有錢財。暗地蓄養許多死士。爲日已久。今聞將軍出兵。必先遣甲士埋伏於穀。颺。北穀東即接灞山池。颺即灞池。颺山在今上河陽。洛寧縣。險阻之處。預備半途截殺。將軍不可不防。且兵事尤貴祕密神速。將軍何不從此繞道右行。由藍田出武關而抵雒陽。不過稍遲一二日。於是直入武庫。鳴鼓聚兵。諸侯聞之。出其不意。以爲將軍乃從天而下也。亞夫依言而行。既至雒陽。遣派兵隊。前往穀。颺一帶搜查。果然搜出吳國伏兵。盡數擒來報功。亞夫心想。幸喜聽從趙涉之計。不然幾遭暗算。於是奏聞景帝。請以趙涉爲護軍。

亞夫素聞雒陽有個大俠名爲劇孟。此次一到雒陽，便訪問劇孟消息。及至左右尋得劇孟來見，亞夫一見劇孟，心中大喜道：「七國謀反，吾乘坐驛車，一路懷有戒心，誠不自料竟能安抵此處。又以爲敵人已得劇孟。今劇孟安然不動，吾據滎陽，滎陽以東安穩無患，可笑吳楚欲舉大事，而不求劇孟。吾知其無能爲。」



矣。原來劇孟生平行事。與魯國朱家大相類似。手下黨羽甚多。布滿河南一帶。爲人性好賭博。常與少年相聚遊戲。其母死時。自遠方前來送喪之車。不下千輛。如今吳楚起兵。若先使人與劇孟聯絡一氣。只須他一動足。河南一帶立時響應。所以亞夫身爲大將。得了一個劇孟。便似得一敵國。也可想見當時遊俠勢力之大。亞夫既得劇孟。料得此間可保無事。於是起行前往滎陽。此時各路兵隊都已到齊。亞夫統領大兵。進至淮陽。今河南忽報梁王劉武遣使前來告急。原來吳楚合兵侵入梁地。梁王遣兵拒之。戰於棘壁。梁兵大敗。死者數萬人。吳兵乘勝而前。梁王續發兵隊迎戰。又被擊敗。梁王大恐。堅守睢陽。梁河南故丘城在今日夜盼望朝廷發兵前來救援。今聞周亞夫爲將。故特遣使催促進兵。亞夫得信。因問其父門客鄧尉道。計將安出。鄧尉道。敵兵新來。其鋒甚銳。不可

與爭。惟是楚人輕躁。不能持久。爲將軍計。不如移兵進駐昌邑。

城故

在縣今西北

金深溝高壘。堅守不動。一任吳楚與梁相持。吳兵見梁

無援。必盡銳攻之。將軍卻遣輕騎。扼淮泗之口。斷其糧道。待吳兵糧食不繼。然後以全力制之。破吳必矣。亞夫稱善。遂引兵駐紮昌邑。梁王連遣使者求救。亞夫均辭絕不允。梁王由此大怨亞夫。不得已。又遣使前往長安。懇知景帝。景帝下詔命亞夫救梁。亞夫不肯奉詔。暗地卻遣弓高侯韓頹當。率領輕騎。從間道抄到吳。楚兵隊後面。斷其糧運。梁王見亞夫終不肯救。心中無法。只得拚命固守。又選得韓安國、張羽二人爲將。韓安國字長孺。梁人。張羽卽此次死事。楚相張尙之弟。安國生性持重。張羽勇敢善戰。以此方能阻住吳兵。不使前進。

吳王劉濞與楚王劉戊連勝梁兵數陣。甚是高興。忽報亞夫兵到。

淮陽正擬分兵迎敵。又聞亞夫移駐昌邑。按兵不動。不肯救梁。劉濞大喜。以爲亞夫膽怯。不加防備。率衆併力攻梁。卻遇梁將韓安國。張羽領兵拒敵。戰了數陣。彼此互有殺傷。一日劉濞與劉戊坐在中軍。忽報朝廷特遣太常袁盎。宗正劉通前來。劉濞因劉通是他胞姪。便命其先行入見。欲知劉通入見情形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論鼂錯鄧公鳴冤 救袁盎從史報德

話說吳王劉濞聞說朝廷特遣袁盎劉通二人到來。不知是何意思。因劉通是他胞姪。命其先行入見。劉通進到中軍。見了劉濞。具言朝廷俯從七國之意。業將鼂錯正法。並歸還各國所削之地。兩下各自罷兵。請卽出營拜受詔命。劉濞見說笑道。我今已爲東帝。更向何人下拜。劉濞既不肯聽從朝命。心想劉通是我姪兒。容易

打發。只有袁盎。雖曾爲吳相。本是舊臣。然其人素有口才。出語犀利。我若見他。不免多費唇舌。反恐辯他不過。不如不見爲妙。又因袁盎前爲隴西都尉。愛惜士卒。部下皆願替他效死。值此戰爭之際。若得此人歸降。必然有裨軍事。於是下令將袁盎留在軍中。遣人傳達己意。欲命爲將。袁盎不聽。劉濞又遣人百端刼制。袁盎此時惟有安排一死。毫不爲動。劉濞見袁盎誓死不從。心中大怒。遂命一都尉。領兵五百人。圍守袁盎。意欲將他殺死。

景帝自遣袁盎劉通去後。滿望吳王依言罷兵。早日議和。誰知一去許久。並無消息。正在盼望。一日。忽報謁者僕射鄧公求見。並上書言兵事。鄧公乃成固城今周縣人。此次從周亞夫擊吳楚爲將軍。適因事由軍中回京。景帝命其入見。鄧公具報軍情已畢。景帝因問道。君此次從軍中來。諒聞得鼂錯已死。吳楚能否罷兵。鄧公具

問答道。吳王蓄謀叛逆。已數十年。此次適遇削地。遂發怒舉兵造反。只因師出無名。故藉口欲誅鼂錯。其實意不在錯。不意陛下竟將鼂錯殺死。臣恐天下之士。從此掛口不敢復言。景帝見說。急問其故。鄧公道。鼂錯因慮諸侯強大不可制。故請削其地。以尊京師。此乃萬世之利。誰知計謀始行。竟遭大戮。內杜忠臣之口。外爲諸侯報仇。臣竊爲陛下不取。景帝聞言大悟。此時悔已無及。不覺長歎一聲。說道。君言甚善。吾亦自恨不應如此。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。又過一時。宗正劉通回來覆命。說吳王不肯奉詔。袁盎被囚軍中。自己得脫歸報。景帝益服鄧公明於見事。又聞袁盎被囚。雖屬禍由自取。但因其不肯降吳。景帝亦憐其忠。此時無法救回。只得聽之而已。

袁盎被五百人圍守軍中。欲待乘機逃走。無奈防範甚嚴。兵士晝

夜輪流梭巡。如何得脫。正在危急之際。忽來一個救星。先是袁盎爲吳相時。有一從史。屬吳官相與袁盎侍兒私通。卻被袁盎察知。並不發作。仍同舊日一樣待遇。



還是有人往告從史道。相公已知汝與侍兒私通。若不速逃。且將治汝之罪。從史大恐。連忙依言逃走。袁盎聞信。不及呼喚御

者。自己親自驅車追之。竟將從史追回。用言撫慰一番。並出侍兒賜之。仍命其照常辦事。從史因此感激袁盎。念念不忘。此次吳王派遣都尉圍守袁盎。恰好從史即在都尉部下。充當司馬。便想趁此時救出袁盎。報答恩德。無奈軍中耳目衆多。一時未能下手。欲待近前與袁盎說明。使他安心等候機會。又恐被人察覺。漏洩風聲。反爲不美。只得裝作不識。暗地自行算計。

其時正值正月。天氣寒冷。司馬心想。惟有用酒灌醉守卒。方可救出袁盎。偏又手邊錢財無多。不得已盡將隨身衣物變賣。湊得一筆錢文。向外間買了兩石醇酒。司馬屈指一算。同伴共有五百人。若要個個將他灌醉。再加五六倍之酒。尙恐不敷。如今只得兩石。若使五百人分飲。每人僅得四合。安能使醉。要想再行買。囊中更無餘錢。弄得不尷不尬。如何是好。忽又想起五百人。係散在四

面八方。團團圍守。如今只須灌醉數十人。尋個出路。便可逃走。此酒已足醉數十人。無須再買。司馬想定主意。將酒藏好。待到一日。天上降下大雪。一班兵士。蜷伏帳棚之內。凍得個個體僵。面無人色。司馬自己住在西南角上。到了黃昏時候。便取出兩石酒來。將甕打開。喚集同伙數十人。一齊飲酒。一班伙伴。正在飢寒交迫之際。加以口中又渴。忽聞酒香撲鼻。喉中已是作癢。一聞司馬請他同飲。個個歡喜異常。各把大碗前來斟取。彼此東一碗。西一碗。不消片刻。竟將兩石醇酒。飲得點滴毫無。一衆都喫得爛醉。又見天色已晚。此時也顧不得看守責任。各人展開被褥。倒頭便睡。司馬見各人都已睡熟。悄悄走近袁盎身旁。將他喚起。密語道。君可趁此逃走。吳王已定明日斬君。遲恐無及。袁盎見了司馬。卻不認識。只因相隔數年。早已忘懷。一時無從記憶。以爲我與他素昧。

生平忽來喚我逃走。莫非是計。因此心中不信。便問道。君是何人。何爲如此。司馬見問。具道情由。袁盎何曾想到此人。聞言反喫一驚。定睛細看。果然不錯。暗想難得他不忘舊情。臨難相救。但我也須替他打算。豈可但顧自己。遂向司馬辭謝道。感君厚意。惟是君有老親。我何苦累君。司馬道。君儘管放心前去。臣亦逃走。並將吾親藏匿。不致遇害。君可勿慮。因催促袁盎道。事不宜遲。卽此請行。袁盎見是雪夜。道路難行。便著上雙屐。隨同司馬。走到西南角上。只見一班兵士。縱橫臥滿地上。酒氣撲鼻。鼾聲如雷。竟無一人醒覺。司馬與袁盎心中暗喜。但要逃走。須從大衆身上越過。若偶不留意。誤觸其身。致將其人驚醒。豈不誤事。二人到了此時。並無別法。只得提心弔膽。冒著危險。一步步輕輕跨去。到得營帳近旁。司馬拔出刀來。將營帳割開一條大縫。鑽了出去。袁盎隨後跟出。二

人到得營外。司馬指著一條去路。對袁盎道。由此前往。可達梁營。恕臣不能相送。於是二人道聲珍重。各自分手而去。

袁盎見司馬已去。便依著所指之路而行。此時手中尙持漢節。因恐被人撞見。便將節旄解下包好。放在懷中。足上蹬著木屐。趁雪光一路行去。卻喜並未遇見吳兵。袁盎一夜不會歇足。行了七十里。天色微明。回望吳營。相離已遠。袁盎始覺放心。但是冒寒疾走。覺得全身麻木。腹中飢餓。人已十分困乏。兩足又腫大如椎。沈重難舉。更莫想移他一步。此時若有追兵到來。也只得束手受縛。袁盎立了片刻。忽見前面來了一隊馬兵。袁盎心中喫驚。詳細觀看。卻認得是梁國軍隊。不覺喜出望外。待得馬兵行近。袁盎向他述明原因。梁兵見是漢使。由敵軍逃回。便備了一匹馬。與之騎坐。遣人送回梁營。袁盎在梁營安歇數日。身體平復。便回到長安。來見